

唐銘良 金嗓搖滾客 堅持非主流

2014-04-03 施昞皓

8+1



深藍墨鏡戴在臉上，魁梧的身材迎面而來，一個豪邁的聲音也漸漸靠近，還等不及寒暄完，就熱情的招待著要請吃飯。擁有客家人的厚道精神與南部人的熱情，他是唐野樂團團長兼主唱唐銘良。在大眾媒體與網路發達的時代，音樂已經成為垂手可得的東西。然而在這股潮流中，唐銘良堅持自我從事客家音樂的創作、發揮創造力來與現實挑戰，從舞台上的豪邁到私底下的率真，都散發出令人敬佩的精神。



是主唱也是鼓手的唐銘良，擁有許多才華。（來源/網路）

酒吧駐唱 打開知名度

爸爸媽媽都是新竹的客家人，從小卻在屏東潮州長大的唐銘良，因為家裡附近是眷村，在環境的影響之下除了國語、客家話以外，也會說閩南語。小時候在家裡常常聽爸爸拉二胡、唱客家山歌，因此在耳濡目染之下，也開始對音樂產生了興趣。高中的時候，他參加學校的軍樂隊，那時的軍樂隊就像現在的樂旗儀隊一樣，唐銘良開始接觸管樂器。畢業之後，便喜歡上打擊樂而學習打鼓，於是奠定了他做為鼓手的重要基礎。為了賺錢，唐銘良開始在高雄找工作，他為了追隨自己的興趣，一九九七年與藝人康康一起組了一生中第一個樂團——阿甘合唱團，開始在PUB駐唱。就在同一年他們參加了上華唱片舉辦的PUB英雄會，「在一百多組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我們奪得第一名。」唐銘良露出自信的笑容說著。後來康康離開了樂團，唐銘良繼續在PUB的工作，他想要在表演中加入一些客家歌曲，剛開始大家聽不太懂客家話，所以老闆只允許他在每場表演一兩首，後來客人漸漸喜歡上客家歌曲的旋律，雖然聽不懂客家話，仍然有不少人指定點客家歌曲，唐銘良PUB的名氣也漸漸打開。

在累積了一定的音樂實力後，唐銘良開始朝樂團表演及創作的方面進展，於是他和貝斯手陳毓麒、吉他手孫瑀、鍵盤手鄭國聖和鼓手李圭本等人組成唐野樂團。他們從事各種曲風的創作，從拉丁、搖滾、抒情到放克等等，音樂性質相當豐富，唐銘良說：「我覺得在做每一件事時，如果多一個人加入，就會有更多樣面向的創意與思考，而且也能彌補自己所看不到的盲點。」唐野樂團依然持續在PUB、露天咖啡座等各種表演場合演出，為的就是讓更多的人聽見他們的音樂。唐銘良表示每一首歌都是由團員們創作，歌詞也都是由他親手包辦，所以每一首歌曲的背後都隱含著一個故事。例如《作伴》這首歌，就是在描寫父母的婚姻遭到家裡反對，因而搬到屏東生活，兩人相依相伴的情景；又或像《媽媽的聲音》這首歌，則是母親過世時，為了紀念母親所寫的。因為歌詞如此地貼近一般人的心境，加上各樂手都是實力相當堅強的表演者，還有他們平常時在公開表演時與觀眾平易近人的互動，使得唐野樂團在高雄、屏東地區累積不少的歌迷，成為廣受許多人好評的地下樂團。





在電視上也常常能看到唐銘良的演出。(來源/網路)

唐野樂團 走自己的風格

唐銘良認為，一個成功的地下樂團除了實力以外，機運也被重要，如何在對的時間被大家發掘，運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唐野樂團在二〇〇七年發行了第一張專輯——《作伴》，入圍第18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這對他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唐銘良覺得台灣的客家音樂需要實質的鼓勵與肯定，並且要能让更多人聽見客家的音樂。在最近這幾年，他們持續在創作，在二〇〇九年底，唐野樂團發行了第二張專輯——《拉丁搖滾客》，唐銘良漸漸走出自己音樂的風格路線，他把自己定位在拉丁搖滾的音樂領域，希望藉由融合其他音樂元素與客家歌曲，將客家歌曲推廣到更多地方。但是因為網路科技的發達，現在唱片的市場實在萎縮得太嚴重，更何況要在非主流市場中開發一片天地實在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唐銘良說的：「要堅持自己的音樂，很可能就會英雄氣短。」堅持非主流創作對他們來說，著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唐銘良常說：「就算我自己是個百分之八十的千里馬，也得要遇到那百分之八十的伯樂。」(攝影/施昶皓)

千里馬翹首等伯樂

當談到客家音樂與台灣市場的關係時，唐銘良總是眉頭深鎖，又帶點無奈的表情。他說客家

其實是台灣第二大的族群，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可是現在很多人雖然是客家人卻不會說客家話。唐銘良覺得身為客家人，就應該用自己的語言來唱出自己的心聲，於是他一直致力於創作客家歌曲，但是他也很無奈地表示，台灣的唱片環境越來越糟，主流市場的音樂過度注重於包裝與行銷，他們的專輯從錄音到行銷宣傳，都是由唱片公司與經紀公司一手包辦，反觀非主流音樂的創作卻只能自己獨力製作。獨立製作音樂就必須什麼事都要自己來打理，從詞曲創作、編曲、錄音到完成，唐銘良感嘆道他們不是學行銷的，所以不用談什麼宣傳方式，根本連最基本的廣告都沒有。

唐銘良表示，其實客家音樂的音樂性與內容都不會輸給閩南語歌，他覺得閩南語歌已經成為一種形式化的歌曲，而客家音樂則是充滿著原創性與豐富感的，較純真、真實且富有生命力。製作非主流音樂最大的困境就是資金的分配，因為錄音室需要大量的金錢，而非主流音樂並沒有如此廣大的市場，讓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去隨心所欲地使用錄音室。可是唐銘良還是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他認為玩音樂的人要對自己的堅持有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驅使他不讓音樂內容及品質與現實的困境妥協。可是他也再三感嘆：「這實在很辛苦，就算我自己是個百分之八十的千里馬，也得要遇到那百分之八十的伯樂。」然而這也是為什麼在眾多競爭者中，唐銘良還能入圍金曲獎的最大原因。問及唐銘良會不會因有感於這條路的艱辛，想過要放棄，然後也投入到主流市場中？他笑笑地說：「當然有啊！」但他也說可是如果他就這樣放棄了對自己的堅持，也就辜負了他身體裡流著的客家人的血液了，更何況習慣了非主流音樂的運作方式，也很難再將創作型態轉換到主流音樂上。

在最近這幾年，政府大力推廣客家文化，包括金曲獎的客語音樂獎、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各地客家文化產業的活動等等。對於這些做法唐銘良認為，政府似乎走錯方向。例如客家音樂的推廣，他認為正確的做法並不是讓那些傳統的客家歌曲一再地搬上檯面，放在電視上好像用半推銷的方式讓人接受。他說一般人對客家的包袱很重，假如連自己是客家人的年輕人都沒辦法接受客家音樂，那要怎麼讓非客家人的青少年去接受呢？所以應該是用創新的方法，將客家音樂加入新的、流行的元素，讓那些即使聽不懂客家話的人也人琅琅上口那些旋律，用多元的音樂特色讓大家擇其所愛，這才能慢慢地將客家歌曲推廣出去。

唐銘良說在這一路上走來真的很辛苦，可是他看著這幾年客家音樂的發達，他希望他能和其他客家音樂創作者一樣，做一個客家音樂的模範，讓客家音樂未來的路能走得更穩。就像他所做的創作一樣，在客語的基礎上，用各種流行、搖滾或拉丁的曲風去涵蓋，就能使大家接受並喜歡。他也希望政府認真想想到底客家文化需要怎樣的發揮與重視，而不是只有表面的包裝美化，用正確的方法才能將客家文化的特色及內容繼續傳承下去。

唐銘良 金嗓搖滾客 堅持非主流

在2009年底，唐銘良發行了第二張專輯——《拉丁搖滾客》，唐銘良漸漸走出自己音樂的風格路線。他把自己定位在拉丁搖滾的音樂領域，希望藉由融合其他音樂元素與客家歌曲，將客家歌曲推廣到更多地方。



80%的千里馬 等待80%的伯樂

唐銘良在音樂領域上的非主流路線，一直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在客家音樂界，客家音樂的定義通常是指由客家先民從中國大陸南遷後所創作的音樂。唐銘良在音樂風格上的突破，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然而，唐銘良卻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在音樂領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唐銘良在演出後談到以前的生活，對於以前所經歷的辛苦有許多回憶。

文、圖/施岳浩

唐銘良在音樂領域上的非主流路線，一直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在客家音樂界，客家音樂的定義通常是指由客家先民從中國大陸南遷後所創作的音樂。唐銘良在音樂風格上的突破，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然而，唐銘良卻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在音樂領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包辦創作 每首歌都有故事

唐銘良在音樂領域上的非主流路線，一直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在客家音樂界，客家音樂的定義通常是指由客家先民從中國大陸南遷後所創作的音樂。唐銘良在音樂風格上的突破，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然而，唐銘良卻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在音樂領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穎樂團 要走自己的風格

唐銘良在音樂領域上的非主流路線，一直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在客家音樂界，客家音樂的定義通常是指由客家先民從中國大陸南遷後所創作的音樂。唐銘良在音樂風格上的突破，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然而，唐銘良卻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在音樂領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文、圖/林冠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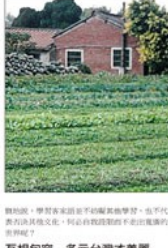
陳石山 發行雜誌撐起客家傳承

擔任律師長達三十餘年的陳石山，同時也是客家雜誌的發行人。陳石山在客家文化傳承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發行的《客家雜誌》不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客家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

身為客家人，他實在不贊同有些人選擇當「隱形客家人」而不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觀念，這令他感到遺憾。

不要失去本質

身為客家人，他實在不贊同有些人選擇當「隱形客家人」而不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觀念，這令他感到遺憾。這就是陳石山對客家族群最大的期許。



陳石山(左)與其父親陳樹松(右)合影。陳石山是《客家雜誌》的發行人，陳樹松是《客家雜誌》的創始人。

身為客家人，他實在不贊同有些人選擇當「隱形客家人」而不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觀念，這令他感到遺憾。

不要失去本質

身為客家人，他實在不贊同有些人選擇當「隱形客家人」而不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觀念，這令他感到遺憾。這就是陳石山對客家族群最大的期許。

創設路跑協會 與羚羊一起狂奔

陳石山在客家文化傳承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創設了路跑協會，與羚羊一起狂奔。路跑協會的成立，不僅是客家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也是客家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附件下載：
施岳浩、林冠儀.pdf

廖運範 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